



馬禮遜入華宣教200年

◎林治平

科學與救恩

基督教與華人現代化

媒介人物的研究

寶之命

我天淡世五口來百
願門飯間湖中時歲
接久清最大吃糊萬
受為粥海盡塗去六
神初充為生和時千
聖人飢死味亡百
子開飢死味亡百
兒福錦白如身空若
子路衣玉何上度無
明全那黃落穿人生
分是那金在間命

科學與救恩：基督教與華人現代化媒介人物的研究 / 林治平
著. — 初版. — 臺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 2006 (民 95)
面：公分

ISBN 978-957-727-274-4 (平裝)

1. 基督教-中國-歷史-論文, 講詞等 2. 基督徒-傳記

248.207

95008844

科學與救恩：基督教與華人現代化媒介人物的研究

定價 300 元

作 者：林治平

總 策 劃：林治平

召 集 人：林治平

副召集人：魏外揚

編輯委員：王爾敏、查時傑、章開沅、馬敏、吳梓明、李金強

責任編輯：宇宙光文字部

發 行 人：林治平

出版發行：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電 話：(02)23632107 傳真：(02)23639764

郵政劃撥：11546546 (帳戶：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網 址：<http://www.cosmiccare.org/Book>

承 印 廠：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經 銷 商：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02)82275988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12號

2006年7月初版一刷

2007年3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無論全書或部份內容翻印、轉載、或以廣播、錄音帶等方式使用本書內容時，皆須事先告知本社，並於使用時註明出處；如在著作或任何形式發表時，簡短的引用本書內容則只需註明出處。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合作出版



馬禮遜入華宣教

200

13

科學與救恩

基督教與華人現代化
媒介人物的研究



◎ 林治平

目錄

Contents

序	7
【一】平民階級中的英雄	
——第一位來華宣教的基督教牧師馬禮遜	13
他具有英雄的靈魂	
石頭啊！	
壓迫者的威脅	
爲自己的孤獨而痛苦	
大任務	
平民階級中的英雄	
【二】科學與救恩——丁韋良在華宣教之研究	45
前言	
一、丁韋良的時代背景	
二、來華以前的丁韋良	
三、奉召來華以後的丁韋良	



四、結論：丁韜良的傳道方法

附：丁韜良著作一覽表

89

- 一、有關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內政外交者
- 二、宗教類
- 三、有關科學及西洋哲學教育思想法律制度者
- 四、有關語文學者

【三】耶魯在中國——廿世紀初期耶魯大學基督徒 畢業生在中國之宣教計畫及其貢獻

113

- 一、引言
- 二、「耶魯在中國」的創立、發展及其演變
- 三、「耶魯在中國」的宣教基地——湖南
- 四、「耶魯在中國」的工作
- 五、結論



【四】福州衛理公會移民群體在砂勞越從事墾拓開發及文化教育工作對東馬現代化的影響——以黃乃裳、富雅各、劉家洙為例 165

前言

一、衛理公會傳入福州概述

二、黃乃裳、富雅各與劉家洙——砂勞越福州墾場的三大功臣

【五】張明哲教授與台灣基督教學生福音工作 195

一、前言

二、接受基督信仰之前的張明哲

三、張明哲的信仰之旅

四、張明哲與「許昌街青年團契」

五、張明哲與校園團契

六、張明哲退休後的學生福音工作

七、結語



【六】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及貢獻

221

由非基同盟說起

基督教的罪惡

基督教真有罪嗎

基督教對中國的貢獻

那攪亂天下的

序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到 2007 年即將屆滿二百年，二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所引起的爭議責難，從來未曾稍減，其中一項即一口咬定基督教信仰妨礙中國進步、不利中國接受現代化。然而廿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中國熱忽焉興起，西方各國對驟然出現的紅色中國，完全不能了解，尤其是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西方各國與中共的接觸日益頻繁，更須了解這個完全陌生的紅色中國是怎麼從傳統的孔夫子式的中國蛻變出來的。在這個背景影響下，由於宣教士是長年定居在中國的外國人，深入各個不同階層，在那個時代無疑的是一群既熟稔西方現代、又了解當代中國的人，在中國屢經憂患，亟思變革以求因應的時刻，宣教士的特殊身分與地位，正好可以適當的扮演中國學習西方的媒介人物角色。同時由於宣教士的宣教熱忱，認為傳統而保守的中國不利於宣教工作的進行，因而為著傳教的目的也希望藉著改變中國人的世俗頭腦(secular mind)，使中國能早日接受西方的現代化，進而可以接受基督教信仰。在這種情情形相互激盪之下，宣教士自然扮演起中國現代化的媒介人物了。

我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經過一番掙扎後，重新踏入教會大門的。其實遠在三十年代後期我還在讀小學時，就曾規

律的到過教會，參加教會所辦的兒童聖經學校(或稱主日學)。其後的中斷、甚至對基督教的不屑反對，都是進一入初中以後的事。記得那個時候血氣方剛，自以為熱血沸騰、敢愛敢恨。當歷史老師說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迭遭外侮、災禍連年，喪權辱國、莫此為甚；而這些欺負侵略中國的國家多半是基督教國家，傳教士則是手中捧著聖經、腳下跨著砲彈乘勢進入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先鋒隊，為帝國主義收集情資，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不利中國。而講到哥白尼等科學家的不幸遭遇，更讓我覺得基督教迫害科學家、妨礙科技現代化的發展。孰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我要作一個愛國的當代青年，當然必須與這樣的基督教畫清界線不相往來，甚至懷抱敵對的態度。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五五年，我才因著心靈內在的需要而接受基督信仰，但是在理智上，上面這些問題非旦未曾解決，反而因年歲逾長、讀書逾多而逾顯複雜而困難。在那段漫長的時間內，我採取的是迴避不予面對的態度，老師怎麼說、課本怎麼寫，我就照聽照讀照看，心中雖有質疑問難，我又能做什麼？老實說我什麼也不能作，也從來沒有想過我能做什麼！

一九六六年，我開始在大學授課，講授的就是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開始講起，直到八國聯軍，基督教與中國的恩怨情仇各種關係，想不講也很難。而那時也是台灣追求現代化積極展開之際，什麼叫現代化？哈佛大學所提倡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方法、尤其是從媒介人物的觀點研究中國現代化的論述，更為許多學者所奉行採用。這些因素終於促使我走上了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研究之路。那時不僅海峽兩岸不通來往，台灣對外也不開放，出國旅行手續繁雜、審批嚴格

至爲不便，想要進入這塊陌生而又封閉的領域，真可說是求問無門、資料難尋，益增研究困難。因此，投身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寥寥可數，完全不成氣候。當年我以初生之犢，冒然投入，沒想到一路走來不覺已過四十年。如今中國基督教研究已成熱潮，海峽兩岸三地均有不少優秀學者人才潛心投入，成果斐然。回首往事，能不在唏噓感嘆之餘，復覺殊堪欣慰慶幸不已？

收集在這本書中的論文有三篇是我早期的探索之作，也許是發表得比較早，沒有想到引起的迴響與影響也特別大。「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及其影響」一文，初稿發表後，經過多次訂正增補，分別在港台不同刊物發表，對當時多以負面批判或以反教爲研究主體的中國基督教研究來說，這篇論文無論如何總算提供了另一個研究的視野，叫人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平民階級中的英雄——第一位來華宣教的基督教牧師馬禮遜」一文，則試圖從馬禮遜入華宣教的文化社會背景，捕捉馬禮遜的心路歷程，希望從馬禮遜本身內在的體悟及其靈性的呼求去描述馬禮遜這位宣教士的在華宣教經歷，而不是從他外顯可見的事蹟去衡量他的功過得失。換句話說，研究宣教士應發展出一種以宣教士爲中心(missionary-centered)的研究法，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宣教士的歷史定位，我一直覺得這才是研究中國教會史的正確方法。「丁隴良的生平與志事」更是以美國長老會丁隴良牧師(William Martin)爲個案，進行的一個研究。丁隴良曾在寧波忠心傳教十年，又曾以美國翻譯身份，參與中美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的談判訂約工作。其後他進入北京，參與主持同文館、京師大學堂、翻譯

國際法、廢除科舉考試、協助康梁變法等有利中國現代化的各項活動，他在華六十年，著書立說、奔走遊說，影響深遠。這篇論文發表之後，引起一些人對丁韞良的興趣，美國日本均有人以之為博士論文題目，至於以之為碩士論文者，更是所在多有。這些年來以當時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宣教士為博碩士論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可見媒介人物的研究，是越來越重要了。一九七二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集」，同時我也開始了現代化的文化社會觀察研究，分別在香港出版了「現代人的痛苦」，經過大量改寫增補後，改為「突破痛苦的網」在台灣出版。一九七三年，我以義工身份投入宇宙光的工作，提出福音預工的理論，以基督徒的立場推動基督教界關心文化社會、學術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來，這些工作多半與我所任教的中原大學合作，以專案計畫方式，取得教育部、國家科學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新聞局，還有一些民間的學術文化基金會的贊助支持，進行專題研究、發表論文；或召開學術研討會，廣邀各國各地學界相關專家學者發表論文、共同研討，並於會後出版論文集，累積了不少研究能量。一九七七年，為慶祝基督教入華宣教一百七十年紀念，宇宙光出版了我編輯的「基督教入華宣教一百七十年論文集」，我們也籌備舉辦了「基督教與中國歷史圖片巡迴展」，分別在台灣、香港、美國、菲律賓舉行。一九七九年我把這些珍貴的歷史圖片，重加整理，出版了「基督教與中國歷史圖片論文集」，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與注意。一九九三年適逢宇宙光二十週年紀念，我們又一口氣出版了六本論文集：

一、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

二、查時傑：民國基督教史論文集

三、黃昭弘：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以萬國公報爲主的討論

四、王成勉：文社的盛衰——二十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

五、魏外揚：他們寫過歷史——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小傳

六、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

其實華人教會歷史的研究到廿世紀 80 年代已逐漸展開其蓬勃聲勢，而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以及其與現代教育問題的探討研究，更加吸引各界人士的關注。九十年代以後，我在中原的工作也多半與人文教育有關，迫使我不得不花更多心力在全人理念的闡釋與推廣上，這段期間我出版了幾本與全人教育有關的論文與專書。收集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其他幾篇論文主要目的即是在以不同差會、不同地域、不同個人的個案，探討基督教對教育問題的重視。如「耶魯在中國——廿世紀初期耶魯大學基督徒畢業生在中國之宣教計畫及其貢獻」一文，描述一位耶魯大學畢業的宣教士在庚子事變中殉道後，他的耶魯學弟們如何奮然而起、組成耶魯在中國差會派遣一批又一批優秀傑出的耶魯畢業生前往中國宣教的故事。他們選擇進入反教至爲激烈的湖南，在長沙建立他們的宣教基地，設立了有名的湘雅醫學院，救世濟人，培育了無數中國未來的醫學人才；他們也創辦了有名的雅禮中學，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的理念辦學，到二〇〇六年屆滿百年，而他們在籌辦大學上所費的精力時間，迄今仍可在華中師範大學的校史中找出其重大的影響。至

於基督教如何影響一個地域的現代化，「福州衛理公會移民群體在砂勞越從事墾拓開發及文化教育工作對東馬現代化的影響——以黃乃裳、富雅各、劉家洙為例」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張明哲教授與台灣基督教學生福音工作」一文，則探討一位基督徒學者——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國科會主任委員張明哲教授如何在學術教育工作上克盡職責、身教言教、以全人典範樹立楷模、教導帶領學生，成為一個有用的現代人，貢獻自我、服務社會。

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已把我的心力更多投注在全人教育的理念研究和落實實踐的工作上，而有關基督教與中國的研究與推廣工作，竟已耗費了我將近四十年的寶貴時光。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年來，全人教育的理念已廣泛的為海峽兩岸的教育學術界所接納，而基督教與中國的研究，更由早期的冷門險學，轉而成為今日的熱門顯學，如今在紀念馬禮遜入華宣教兩百年的時刻，又能糾集海峽兩岸百餘位專家學者，同心竭力出版這一套叢書，並將巡迴各地盛大舉辦基督教與中國歷史圖片展及講座研討會，我的心中就充滿了感恩與讚美。我相信這一套書將帶著過去的足跡，走進今天，形成未來，天底下還有什麼事更值得我們投身的？

我們正在寫歷史，歷史不僅讓我們回顧過去，歷史也引領我們進入未來、形成未來。

林治平

（二〇〇六年四月一個微雨的早上・於曉風住院化療病榻旁）

【一】

平民階級中的英雄

第一位來華宣教的基督教牧師馬禮遜

一八〇七年一月八日，一位祖籍蘇格蘭誕生於英倫那森勃蘭（Nathumberland）的廿五歲青年，在蘇格蘭教會受封為牧師，同時接獲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 Sociey）的授權委任，前往中國從事宜教工作¹。經數月之海上航程，卒於同年

1 按十九世紀乃教會普遍覺醒時期，於此時期，新教徒對國外佈道工作特別熱衷，故論者每以十九世紀為教會史上的佈道世紀。一七九二年，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號召英國浸禮會，組織一個向外邦宣傳福音的特別浸禮會（Particular Baptists Society），並於次年親往印度，成為第一個宣教士。一七九五年，倫敦會繼之而立，其初屬宗派間者，後則演為英國公理宗（English Congregationalist）之代表。其第一批宣教士於一七九六年抵大溪地（Tahiti），馬禮遜則為該會所派第二批國外宣教士之一。參 Lars. P. Qualben,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李少蘭譯，教會歷史，道聲出版社，香港，一九六五年五版，頁 484；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Republished by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66, pp. 204-207。

九月七日抵達廣州²。自此以後，直到他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去世為止，廿七年間，除一八二三年一度回英外，這位偉大的先鋒者，不曾一日離開中國³。因著他的努力，為中西文化的溝通奠下了一塊重要的基石；使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於焉展開。這位先鋒者，就是幾乎已為我們遺忘了的一位來華宣教的基督教牧師——馬禮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

他具有英雄的靈魂

中國，在十九世紀之初對西方世界而言，仍是一片陌生、神秘而奇異的土地。馬禮遜於啓程來華時，曾有一人冷笑著對他說：「你真相信你將能改革中華帝國崇事偶像的陋俗嗎？」他十分嚴肅的說：「不，但我期望上帝將能為之。」⁴是的，馬禮遜深知，自他決志來華傳道之日，他即將面對一生的困難，他在一封私函中這樣說：

「這宗事業是艱難困苦的……我們若去，我們必定自己先

2 有關航程途中所遭各項艱險，請參閱 Phyllis Matthewman, Robert Morrison, Oliphant LTD, London, 1957, pp. 27-36

3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五日，馬禮遜乘滑鐵盧號（The Waterloo）返英，其時中國第一任牧師梁發業已正式按立，馬氏所編中文字典亦已印就。一八二六年二月，馬氏復偕其續弦妻 Elizabeth Armstrong 啓程返華。參 Matthewman, op. cit. pp 78-81，自此以後，馬氏雖屢經病痛，但始終未曾離開中國，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因病逝於廣州，下葬於澳門。

4 Matthewman, op. cit., p. 30.

有決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⁵所以在廿七年間，馬禮遜雖歷盡各種痛苦熬鍊，飽嘗仇視、誤解、妻離子散的悲慘遭遇，然而誠如赫德（Robert Hart）所謂：「他有英雄的靈魂。」⁶所以，馬禮遜卒能克服這一切險阻，成為基督教來華宣教的開山祖。

我們何以稱許馬氏是具有英雄靈魂的英雄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對馬禮遜來華宣教時的中國有所了解。

石頭啊！

義大利耶穌會東方監督范禮安（A. Valignani），當他於一六〇六年在澳門去世前，遙望中國大陸，發出沉痛而絕望的呼喊：「石頭啊！石頭啊！你幾時方才為我主開放呢？」⁷這一悲慘的呼聲由十七世紀傳到十九世紀，范禮安所見到的石頭似乎越來越堅硬了。馬禮遜的偉大，就是在這塊堅硬的巨石上，撒下了一顆具有生命的種子，使基督之花終於開遍了整個中國。現在且讓我們對這一塊堅硬的石頭作一鑒定。

5 Katharine R. Green,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 譯文引自費佩德，楊蔭瀏譯，馬禮遜小傳，聖書公會，一九五三年香港初版，頁17-18。

6 麥沾恩（G. H. McNair）著，胡簪雲譯，梁發傳，輔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再版，頁1。

7 海恩波（M. Broomhall）著，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再版，香港，頁1。